

# 阿尔布卓夫 戏剧选

白嗣宏译

Алексей Арбузов  
ТАНЯ И ДРУГИЕ ПЬЕСЫ

---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4 年版剧本译出

阿尔布卓夫戏剧选

〔苏〕阿尔布卓夫 著

白 嗣 宏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数 347,000

1983 年 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书号：10188·307 定价：(六) 1.55 元

## 目 次

|                      |     |
|----------------------|-----|
| 塔尼娅(四幕八场正剧).....     | 1   |
| 漂泊的岁月(四幕八场正剧).....   | 107 |
| 伊尔库茨克的故事(两部正剧).....  | 213 |
| 我可怜的马拉特(三部对话).....   | 319 |
| 阿尔巴特旧区的传奇(两部喜剧)..... | 417 |
| 老式喜剧(两部演出本).....     | 501 |
| 译后记.....             | 579 |

# 塔 尼 姬

(四幕八场正剧)

……我就这样呱呱坠地：起  
先是作为自身简朴的雏型出世，  
为的是作为更加完美的人再生。

——米开朗哲罗·布奥纳罗蒂：  
《十四行诗集》，第三十四首。

## 人 物

塔尼娅

格尔曼

沙曼诺娃, 玛丽娅

伊格纳托夫, 阿历克塞·伊万诺维奇

杜霞

米海伊

老奶奶

格里欣科, 安德列·塔拉索维奇

医生

奥丽娅

过冬屋女主人

瓦辛

巴什尼亚克

“富尔曼诺夫”

“恰巴耶夫”

“水兵”

一头乱发的小青年

小伙子

格尔曼的客人们  
采金矿的青年们

## 第 一 幕

### 第 一 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莫斯科。冬日的黄昏。时近六点。格尔曼的住宅。舒适的房间。屋里的一切都表明两个人的幸福爱情和友谊。窗外缓慢地飘着的鹅毛大雪，被路灯照得通明。塔尼娅站在门口，冻得够呛，然而她是幸福的。她穿着一件白色皮大衣，浑身是雪，手里拿着一副落满雪的滑雪板。杜霞跑上前去迎接她。杜霞是一个娇小的、翘鼻子的、严肃的姑娘，十八岁光景。

杜霞 您看……您总是把滑雪板带到屋里来……

塔尼娅 格尔曼不在吗？我只要瞧一眼……（脱皮大衣）雪下得真大！我象小时候那样，仰着脖子吞雪片，当冰淇淋吃……手套也湿透了！

〔杜霞接过她手中的皮大衣。

没人来过吗？

杜霞 邻居来打过电话，他们的小孩病得很重。



塔尼娅 生病了?(擦干被雪打湿的眉毛)哦,是呀,您对我说过的……您喂过谢苗·谢苗内奇吗,杜辛卡?

杜霞 它比您先吃午饭。(指着鸟笼,里面有一只小乌鸦在闹腾)您看,多神气。呆在那儿赶都赶不走。(持皮大衣和滑雪板下)

〔塔尼娅打开收音机。〕

〔快乐的波尔卡舞曲声冲进屋子。〕

塔尼娅 (喊)午饭做好了吗?

杜霞 (从远处答)做好了。

塔尼娅 (按着波尔卡舞曲的节拍在屋里跳起舞来)

万事皆妥……万事皆妥……

格尔曼在哪儿,他在哪儿……

〔铃声。〕

格尔曼来了,格尔曼来了,

格尔曼,我亲爱的人儿。

(跳着舞钻进大衣柜,关上柜门)

〔杜霞端菜汤进。格尔曼走进屋子,手里拿着一包东西和一瓶酒。〕

格尔曼 塔吉扬娜在哪儿?

〔杜霞望着衣柜,绝望地挥了一下手,下。柜里传来狗的哼声。〕

(转过身来,关上收音机,走近衣柜。厉声地)简直是胡闹!谁把小狗放进去的?!是的,是的……而且是一条看家狗,我一闻就知道。

〔从柜里传出狗吠声。格尔曼锁上衣柜。从里边传出哀求的吱吱声。〕

哼！您害怕了，可敬的小狗？您请求饶恕吗？

塔尼娅（细声细气地）善良的格尔曼，请把这条可怜的小狗放出来吧，我不咬人，我是条诚实的、规矩的小狗。

格尔曼 您保证不咬人吗，尊敬的小狗？

塔尼娅（仍然细声细气地）我以老实的小狗的名义保证。

〔格尔曼打开衣柜。塔尼娅扑上去搂着他的脖子，他抱起她，在屋里打转。她吻他的眼睛、额头、双鬓。两人哈哈大笑。〕

给你一个吻，再给你一个吻。这种日子你还迟到。（轻声地）你记得吗，明天可是……

格尔曼 是的……十一月十五号……

塔尼娅 十五号……一年前的这一天，我们……相识了……

格尔曼（把那包东西交给她）看……这是给你的。

塔尼娅（迅速打开）音乐！（她手上是一个小巧玲珑的玩具式的音乐匣子，颜色鲜艳）你听，它在奏乐呢。（摇手柄，匣子发出温柔悦耳的玎玲声）它在歌颂我们呢，格尔曼……亲爱的……祝贺你即将来临的日子……

格尔曼 也祝你……

〔他们手牵着手，走向桌子。〕

塔尼娅 酒？

格尔曼（开酒瓶）是的……萨尔希诺葡萄酒。

塔尼娅 多怪的名称……萨尔—希—诺，很象旅—行！今天你我大醉一场是吗，格尔曼？还有，咱们来摔碟子杯子吧！①

格尔曼 （斟酒）这是个好主意。（举起酒杯）为你干杯！

塔尼娅 为未来的十一月十五号干杯。

格尔曼 一九三五年的……

塔尼娅 一九三六年的……

格尔曼 一九三七年的……

塔尼娅 还有一九三八年的！我们俩要庆祝五周年……有趣，到一九三八年我们会是什么样呢？

格尔曼 我不知道。

塔尼娅 我也不知道。这可是四年以后的事，我们会变成老头老太婆的。你满二十八岁，我满二十五岁。那时你将会成为一个著名的设计师。

格尔曼 那你呢？

塔尼娅 我么……我将会爱你。

格尔曼 那么，让我们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号干杯！

塔尼娅 乌啦！一千九百三十八次——乌啦！

〔饮酒。

你今天干了些什么？

格尔曼 我到部里去了。后来又跑了一趟黄金总局。那儿的人多得数不清——当然尽是哈萨克来的人……他们大声吼叫，威胁说要完成计划，闹得不可开交。

---

① 摔碟子杯子表示祝愿幸福、顺利。

塔尼娅 好啦，你的事怎么样？

格尔曼 图纸在人民委员那儿，所以你自己明白……决定就要下来了。

塔尼娅 你害怕吗？

格尔曼 那还用说。

塔尼娅 你真是个傻瓜。你的采掘机一定是最好的！你看好了！

〔格尔曼叹气。

这汤你喜欢喝吗？

格尔曼 （喝）喜欢的。

塔尼娅 这是我亲手做的。格尔曼，为了救我的命……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把一只蟑螂吞下去？

格尔曼 肯的……呸！（扔下勺子）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呸！

塔尼娅 （斟酒）为胡说八道干杯！（惊叫一声）哎呀！最重要的话还没对你说。（神秘地）我今天差一点迷路！

格尔曼 （笑了）在索科尼基公园里？喂，别瞎说，别瞎说。

塔尼娅 （热切地）真话！今天的天气滑雪特别轻快，所以我就离开圈子，滑到很远的地方去了。你知道，那儿是真正的森林，静悄悄的，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鸟儿、天空和白雪。突然我感到怪可怕的，我好象觉得莫斯科离我很远很远——几千里路以外，我在北国的某个地方，周围全是狼、狗熊……哎哟，我真吓坏了……甚至吓哭了……忽然听到电车的声音：离我只有百十

步远。

格尔曼 (哈哈大笑)胆小鬼! 你也不害臊吗?

塔尼娅 今天是一个既愚蠢又幸福的日子……把碟子给我,我去盛第二道菜来。(朝走廊下)

[格尔曼翻阅报纸。

(从厨房回来,把碟子放在他面前)放下报纸,对你说过了——吃饭的时候不准看报!

格尔曼 今天《真理报》上有玛丽娅·沙曼诺娃的照片。她是叶尼塞区一个金矿的矿长,荣获列宁勋章。

塔尼娅 你换一把叉子。你认识她吗?

格尔曼 沙曼诺娃? 不认识……不过,在我们黄金总局里常常谈到她。

塔尼娅 唉,你们这些淘金狂,总是互相吹捧。让我看看!  
(看报纸)翘鼻子!

格尔曼 是吗?

塔尼娅 肯定是翘鼻子。(斟酒)为翘鼻子的健康干杯!

格尔曼 你已经完全喝醉了,小傻瓜!

塔尼娅 咯! 咯! 乌鸦在歌唱,  
一只爪子跳跃着,

[午饭吃完了。杜霞上,收拾桌子。格尔曼躺到沙发床上。铃声。

这是谁来了?(向杜霞)不,我自己去开,您吃饭吧,杜辛卡。(下)

格尔曼 杜霞,有本书您没看见吗? 叫《贵重矿物》……红

封皮的。

杜霞（收拾餐具）我在看，格尔曼·尼古拉伊奇。

格尔曼 您在看？可那是一本……专业书啊。

杜霞 是啊，是啊……讲各种小石头的。挺有趣。我看完就放到小桌上。（端着餐具下）

格尔曼（微笑）讲小石头的……鬼知道！

塔尼娅（上）是医生找错房间了。他找邻居。那家的小孩病了。

格尔曼 要紧吗？

塔尼娅 好象病得很重。（坐到沙发床上格尔曼身边。打开收音机）

〔音乐声。〕

你听见吗？米尼奥娜的歌……妈妈经常唱这首歌。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教师。她叫我的时候真滑稽：“里亚比尼娜，到钢琴边上来。”晚上爸爸下班回来，她就坐在钢琴边唱：

你知道吗，在那遥远的地方，  
繁华似锦，一片辉煌，  
银莲朵朵，竞相开放，  
桂树披上绿色的衣装……

窗外飘着雪花，就象现在一样，全克拉斯诺达尔市都披上了银装，白茫茫的一片，好似一座童话故事里的玩具城市……

〔停顿。〕

童年就这样过去了：溜冰场，学校的墙报，少先队的俱乐部，还有我们那个著名的交响乐队。你知道吗？格尔曼，我总觉得自己把童年留在另外一座城市里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它并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只不过没有我而已。（沉默片刻）你记得我们一年前是怎么认识的吗？

**格尔曼** 在特维尔大街上闲逛……

**塔尼娅** 吃着冰淇淋……

**格尔曼** 到三个电影院去看电影。

**塔尼娅** 看同一部片子。后来又在莫斯科游荡，玩了一个通宵，直到头班电车开上大街。后来我上学也迟到了……

**格尔曼** 那你……你放弃学习不后悔？否则明年春天你就是个医生了：要知道你只差一年就要毕业了。

**塔尼娅** 看你……又来了，你任何时候都别对我提这件事……因为我爱你，爱就意味着忘我，为了爱人而忘我。我愿意整夜整夜地搞你的图纸，因为你的工作成了我的工作，因为你就是我。

**格尔曼** 但是，你总不能一辈子以我为生呀。你要明白，这样很枯燥，塔尼娅！

**塔尼娅** 枯燥？谁感到枯燥？

〔格尔曼沉默无语。〕

你看，我们吵架了……而且在这样的晚上！

〔沉默。〕

别急，别急，我拔腿就走，永远不再回来。你会哭吗？

格尔曼 会的。

塔尼娅 就是嘛。

〔停顿。

快求饶。你永远别再欺侮我了，听见吗？

格尔曼 听见了。

塔尼娅 还有，任何时候也别对我撒谎。任何时候——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格尔曼热烈地吻她。

别这样吻我。

格尔曼 为什么？

塔尼娅 （指着鸟笼）谢苗·谢苗内奇看着呢。它还年轻得很，我们的小乌鸦。（低声）为它，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所爱的一切干杯。

〔一片寂静。他俩无言地坐着，紧紧拥抱在一起。

格尔曼 多静啊。

塔尼娅 整个世界上好象一个人也没有。

格尔曼 只有你和我。

塔尼娅 你和我，我和你。

格尔曼 你和我，还有谢苗·谢苗内奇。

塔尼娅 下雪了，你喜欢下雪天吗？

格尔曼 喜欢。

塔尼娅 非常喜欢吗？



格尔曼 非常喜欢。

塔尼娅 我也非常喜欢。让它下吧。

格尔曼 让它下吧。

〔沉默。〕

塔尼娅 这是什么？

格尔曼 酒杯打碎了。

塔尼娅 （轻声地）你看，我们也在摔餐具呢。

〔停顿。〕

这会儿北方肯定怪可怕的。漫天的风雪……狼群……  
大狗熊……你怕大狗熊吗？

格尔曼 不怕。

塔尼娅 一点都不怕？

格尔曼 一点都不怕。

塔尼娅 我也不怕。让它们活着吧。

格尔曼 好吧。

〔刺耳的铃声。〕

塔尼娅 （喊道）杜霞，我们不在家。

格尔曼 她已经把门打开了……

塔尼娅 进来了……

〔敲门声。〕

请进来。

〔沙曼诺娃站在门口。这是一个高大、漂亮的三十岁女人。黝黑的皮肤被风吹得有些粗糙，头发呈金色，嗓音低沉。〕